

禪房不必花木深

人生
在線



常建說：「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這樣一句話，讓人揣測千年，至今許多人讀來，仍心嚮往之。

現代都市人，綠色是稀缺的，有一些花木就更加貴重。但是，今人比古人的腦筋要活一些，在綠色貧瘠的都市，有些人總會給自己造一番別樣的景致：幾間房、幾株花、兩個人、一席茶，修得一點禪，了卻浮生寂寂。

文友西子謙為自己建了一私人茶室，在一座小樓的頂層，兩千餘平米，內置小橋流水，散木茅草、實木桌案、雕版古籍，房間與房間之間，原石鋪路，燈龕造境，一派古樸意味。桌几之上，多設茶席，茶是普洱茶，壺是坭興陶壺，泡茶的人是素淡的女子，案頭清供，插的是鮮花，如此，木香、茶香、花香、人香融合在一起，在竊竊私語裏，這樣一方天地瞬間就滿溢了雅致。

至黃昏時，我來到西子謙先生的私人茶室，陶爐火暖，火舌舔着鐵水壺的壺底，如一對戀人，茶泡好了，我想起羅廬在《茶解》裏所記述的意境：「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戰，儼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激灑，此時幽趣，未易與俗人言者。」如今，雖不在山堂，坐在城市的高處，蒲團是暖的，茶是香的，這個城市上空的風聲恰好，月色撩人，從房子上面的天井樓下來，整座茶室都籠在月光的懷裏。

其實，這是一座天井院，仿照皖南古建築四水歸堂的樣式建造，若逢落雨，雨在茶室上密密匝匝地交織，房檐上，如油洗一般，房檐下，雨滴滾落，如一副副水簾子。室內，水沸了，嘍突作響，室外，雨聲叮咚，在這樣的夜晚，燈亮起來，喝一杯茶，如登臨仙境。

近些年來，禪修風靡，無非是人心浮躁，需要找一處靜謐的地方來養心，關上手機，用禪鐘聲來清掃心路，等心上的塵埃淨了，內心的風波止息了，整個人的心都清爽了，整個人的魂都涅槃了，先前，泡好的那杯茶溫和不了，引頸而飲，一縷香魂溢滿全身，先前的那個我不見了。

沉沉一坐，哪管他晚來風急？窗外的雨是冷的，室內的蒲團是暖的，蒲團上的心是安寧的，口唇裏的茶是香的。這樣的情境，我們還需要什麼？一切的求，都是奢求；一切的念，都是驚心。

在匆忙的生活中，驚然回首，我們總覺得缺了些什麼。每每這時候，不妨用一杯茶來抵抗一個冬天的冷，用一壺茶來稀釋這個秋天的燥，用一盅茶來冷卻整個夏天的熱，用一席茶來沉澱那個春天的浮。禪房何必花木深，一杯茶，讓心念沉靜，哪裏都是佛堂。

「令狐」被「胡」

石 飛

日前，作家令狐兄遠道而來，為他洗塵，我請鄰居老張作陪，他在街道辦當官，練書法很長進，參加了書協，也算個文化圈子裏的人。入座滿酒之後，我作了介紹。老張首先端開場：「今天幸會，我先敬胡作家一杯！」令狐兄一臉尷尬，自己的姓被喊錯了如何能舒服。我連忙補上一句：「是令狐作家。」不想，老張加重語氣重複說道：「是胡作家！」看來，他肚子裏的文化水平很不咋的，沒讀過《百家姓》。礙於面子，「街官」也是處級，不便點破，我的這位作家朋友只好認了，將錯就錯，由人「胡」來「胡」去地叫喚。

天下的事情就是巧，這是我碰上第二次「令狐」被「胡」的笑話。第一次，大概是一九九二年，江蘇全省社會保險工作會議在泰州召開。那時，泰州還是縣級市，我在徐州下轄的一個縣勞動部門工作，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規格不低，國家勞動部副部長令狐安（原雲南省委書記，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第十巡視組組長）親臨。會議的主持人是泰州市市長，名字忘記了。在請勞動部的領導講話時，主持人宣布：「請歡迎胡令安副部長講話！」當時，我心裏一顫，碰了一下鄰座的同事，私語道：「壞了，令狐部長的名字被喊錯了。」

令狐副部長走上講台，一臉微笑（那笑裏明顯蘊含着難為情）地向全場點頭致意，然後帶着调侃的口腔說：「歷來江淮出才子，想不到，出才子的地方，竟然不知道百家姓中有「令狐」。」如果令狐首長仔細回憶一下，也許對此一幕還有印象。

這看似小事，其實難堪得很，「全方位」的難堪呀！首先是當地主政官員難堪，其次是讓江蘇人難堪，第三是令狐安副部長也難堪。一個地方的「父母官」，居然連兒童啟蒙讀物《百家姓》都不知曉，文化底子未免太稀薄，有傷大雅。所以，雖然時間過去了二十多年，我依然記憶猶新。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加之現處知識爆炸時代，任何人都不可能「萬事通」，但是，最基本或是常識性的東西如「百家姓」之類，總該熟知的，領導幹部更該如此。不然，鬧常識性的笑話，如何讓老百姓瞧得起？

人
與
事



十年來最大的失誤是懈怠了讀書。十年前，我最信賴的朋友指出我讀書少，卻又狠狠地誤導了我一把：「到了這個年紀，大量的閱讀已經來不及了。」什麼年紀呢？那時我剛而立。但這句話被我奉若神明，其實是當了偷懶的理由。既然不讀書照樣能寫作，就急功近利地寫吧，於是把自己掙得空空的，時光也隨之荒廢掉了。

最近重讀林白的書，她說：「不管我寫不寫作，閱讀會給我帶來極大的快樂。」是啊，閱讀並非僅僅為寫作服務，難道每一個讀書人，同時又都是作家嗎？如今，我心靜了不少，不再把讀書與寫作捆綁，覺出了讀書的好處，越是覺得好，越是痛惜荒廢的十年，這十年若是一路讀下來，會是什麼光景呢？我可以再買很多書，卻買不來那十年的光陰了。更惋惜那些被遺棄的書。譬如少年時就買了的英國作家喬治·吉辛的《四季隨筆》，一直沒讀完，就因為太舊了，裝幀也落伍，竟然當廢紙賣掉了。可惜，再也買不到那個樸實的版本了。那些年，對不愛讀書的我來說，書和瓷器、工藝品等同，是站在書架裏充樣子的，既是充樣子，品相不好的書，被我遺棄了許多。

因為讀書，我發現眼睛不但不花了，而且很有耐力，連續看幾個小時也不覺累，大概是心做了，眼睛也跟着亮了。但有個新問題出現了——記憶不行了，看過的書，內容總記不住，甚至讀到後半部，就把前半部忘了。有次去書店，看到夏目漱石的《哥兒》，正想買下來，又覺得不對勁，一拍腦門，這本書上次買過了，也讀過了。可是，它寫的什麼來着？怎麼也想不起來，就又翻了翻，記憶才緩緩浮現。這雖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證明我的記憶真的很差勁了。我心裏一涼，我讀再多的書，還有什麼意義呢？

夏末，去浙江探望同學老馬，我們夜遊婺江，說到了讀書。馬教授在浙師大辦有一個讀書會，即便在大學，這也是個驚艷的事。他除了教學，幾乎所有的時間都

《鏡海叢報》與孫中山之角色

常紀龍



明年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北京已決定隆重紀念，學者進一步探究他的史實，發揚光大，凝聚民族精神。

孫中山與華文報紙的關係，近幾年一些學者專注研究，文獻記載不多，目前找到的史實，澳門第一份華文報紙《鏡海叢報》，是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以來，唯一有關係的報紙，由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創辦，孫中山與飛南第相識於香港，孫中山其時學醫，飛南第在香港的法院當翻譯，相交而成好友。

飛南第返澳，家族為印刷商，開辦商務印刷公司，受家業影響，飛南第創辦葡文周刊《回聲》，孫中山則在澳行醫，二人交往漸多，飛南第了解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表示同情與支持。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八日，即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飛南第創辦《鏡海叢報》，周刊形式，分葡文版與中文版，逢周二葡文版，周三中文版，成為澳門第一份雙語新聞報紙。主筆貴州人王真慶，社址澳門下環正街三號。

飛南第出版葡文《回聲》，此時再創辦《鏡海叢報》，他雖然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但不懂中文而出版華文報紙，運作有不少困難，學者相信，飛南第受孫中山影響，利用報紙影響力支持孫中山的活動，出版後期，孫中山匿名任主筆，與報紙發生關係，《鏡海叢報》成為近代中國與革命有聯繫的報刊。

孫中山與《鏡海叢報》的角色關係，近幾年學者不停挖證探討，一說「客串」角色，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民主革命，行醫仍是主要職業，這是目前的主流意見。另一說飛南第接受孫中山提議，合作出版《鏡海叢報》，並選擇雙語形式。

可以確立的現象，《鏡海叢報》出版後，孫中山的消息不時刊登報上，其中一則「鏡湖耀彩」新聞，詳細報道孫中山在鏡湖醫院治愈六名中葡病人，消息全文：

「陳宇，香山人，六十一歲，患沙麻八年矣，辛楚殊常，頃在醫院為孫醫士割治，旬日便痊精神健倍。」

「昔又西洋婦某，胎產不下，延孫醫之，母子皆全。」

「又賣麵人某，腎囊大如斗，孫醫用針刺去其水，行走如常。」

「又大隆紙店兩伴，誤為毒藥水焚炙心胸頭面，勢甚危，孫醫用藥敷之，間時就痊。」

「又某客棧之伴，與妻口角，妻於半夜吞煙燭求死，次晨八時，始有人抬到列館，如法救之，亦天更生。」

「又港之安撫署書寫人尤其棟，患血症多年不愈，群醫束手，親送孫醫求治，一月奏效。」

這則新聞報道，讚揚孫中山醫術精湛，以臨床病例回應葡人醫生的排斥，幫了大忙。

這期間的《鏡海叢報》的專欄、論說及社



中文版《鏡海叢報》

（作者供圖）



《Echo Macaense》（葡文版《鏡海叢報》）（作者供圖）

周恩來助馬寅初

陸琴華



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天，郭沫若匆匆來到重慶歌樂山馬寅初的家，進門就激動興奮地對馬寅初宣布：「好消息！好消息！」

馬寅初一八八二年生於浙江。早年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一五年，懷抱要使受難中的祖國富強繁榮強大的堅強信念回到祖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大學任教，一九三八年來到重慶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不畏強暴，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重慶大學商學院多次演講，抨擊時弊，譬如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題為《我們要發國難財的拿出錢來收回膨脹的貨幣》演講中開門見山建議：「我最近提出一種主張，向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結果得罪了當權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蔣介石親自下手權把馬寅初投進了息烽集中營。一九四二年八月，雖然馬寅初出獄了，可是仍然遭到當局軟禁，不准任公職，不准演講，不准發表文章，甚至也不准何大學聘請馬寅初教書。馬寅初氣憤不過，寫了篇再論徵收臨時財產稅的文章投給當時國民黨負責出版發行的幾家報紙，結果時間不長，都被人家一退回來了。這樣，馬寅初雖然出獄了，可是仍然沒有人身自由，政治處境沒有得到改善，就連最基本的經濟收入也得不到保障，生活一度陷入低谷。

那個時候的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一職，負責國共兩黨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同時主持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馬寅初的不幸遭遇傳到了周恩來耳朵裏，周恩來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

自從馬寅初回國後，周恩來一直非常敬重馬寅初的為人和門爭精神，如今馬寅初生活遇到了困難，周恩來立即給在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輯的許滌新作出指示：「馬老是一位經得起考驗的愛國主義者，必須大力支持。」許滌新接到周恩來的指示，當即派一名記者來到歌樂山馬寅初的家裏，對馬寅初進行了訪問，並且帶回馬寅初前不久被國民黨幾家報紙退回的那篇文章。

周恩來把馬寅初的文章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讚不絕口地說：「寫得很好嘛！明天《新華日報》以一個版面一次登完。」為了幫助解決馬寅初生活上遇到的暫時困難，周恩來還指示《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要給馬寅初這篇文章發最高的稿費。

馬寅初得知周恩來對自己的幫助，一直心懷感動。一晃兩年過去了，郭沫若要給馬寅初帶來什麼好消息呢？馬寅初被郭沫若這種歡樂情緒所感染，連忙問：「什麼好消息？」郭沫若還是高興不已，敲着馬寅初的書桌，吟哦道：「有客喜從天上至，感時驚向域中看。」原來經過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各方努力，國民黨決定盡快恢復馬寅初的自由。郭沫若接着說：「周公從延安飛回來了，你的災難也快要禳解之日了。」

姚文冬